

河南省著名老作家丛书

王洪应 主编

南丁文选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南 丁 文 选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北京 ·

目 录

(下)

散 文

花台崖	(453)
魂系太行	(456)
怀念戴厚英	(461)
穿过世纪	(466)
永远的老乔	(470)
忆李蕤	(473)
感受西峡	(480)
华山的诱惑	(483)
迷恋云台	(488)
醉游五龙口	(490)
九里沟记游	(493)
和云的亲密接触	(497)

穴庄土屋	(499)
来访的女孩	(503)
怆然心痛	(507)
香玉风度	(511)
创造美丽	(514)
陪看《石头梦》	(516)
井上靖家的树	(521)
楼下老杨	(524)
儿童节出生的老人	(528)
浪漫的田中禾	(533)
弓未藏	(542)
山恋	(547)
采钨	(564)
莽原漫步	(589)
三圣庙	(605)

随 笔

“糊涂涂”、“常有理”、“惹不起”	(608)
请歌颂光明	(611)
再谈怕从何来	(613)
焦裕禄的悲剧	(617)
成熟不成熟	(621)
晕眩	(623)
对花甲的误读	(626)
浪漫二题	(629)

诗与民谣	(633)
秀色可餐	(636)
画绿充树	(639)
包装之类	(642)
戏说流行	(645)
睁开两眼	(648)
浪漫者何	(651)
生命狂舞与命运交响	(653)
伤心足球	(656)
群星陨落	(660)
球痴呓语	(663)
感慨二端	(666)
话说摇篮	(669)
羊年流水	(671)

诗 歌

我唱一支歌，为我的兄弟	(674)
小鹰	(708)
打鼓寨传说	(744)
大别山歌（十首）	(774)
柴达木二题	(790)
关于悲剧	(795)
他就是大地	(801)

评 论

面对改革的文学思考	(804)
与共和国共同着命运的文学	(810)
喧闹的一九八五	(820)
穆青散文印象	(828)
张宇找自己	(834)
李佩甫和他的小说	(841)
晕说孙方友	(844)
女孩，你不要长大	(849)
回望乔典运	(852)
阅读疼痛	(860)
言大志者	(867)

报告回忆录

迎接生活的挑战 攀登文学的高峰	(872)
回忆河南文学创作四十年	(889)
记忆中的河南省文联	(899)

后 记	(908)
-----------	-------

花 台 崖

一支雕有一朵梅花的银耳环，女儿用绸子把它包起，珍贵地保存在箱子的最底层。这是她母亲惟一的遗物，也是母亲结婚时父亲送给的礼物。那时，母亲是一个纺织工人，父亲是一个码头工人，都在大革命以前的汉口，过着受剥削受压迫的生活。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爆发以后，母亲随父亲回到原籍新县郭家河潘家湾，母亲和父亲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参加了风起云涌的土地革命斗争。

这位纺织工人出身的女共产党员名叫晏春山。当时，年幼的人叫她晏妈妈，同年的人亲切地喊她晏大姐。和晏春山同年的人，现在活着的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了。有一个与晏春山同时被捕过的老太太，回忆起晏春山时眼里噙满着泪水：“晏大姐真是坚强得不能再坚强的人……”她说着说着，说到晏春山最后牺牲的情景时，眼泪往下滴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围坐在火塘旁边的人们，也都哭了。就像这个女共产党员牺牲的当时，全潘家湾的穷苦人都在为她掉泪一样。

那是一九三四年五月端午节以后几天的事。那时候，晏妈妈的大儿子是红军里的小战士，她的丈夫正在给红军当向导，都远离开家乡，随着红军作战。她自己，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郭家河地区，为红军做情报工作，经常和回来的红军游击队联系。快过端午节了，晏妈妈和几个红军家属商量，应该让艰苦转战的红军战士改善一下生活，于是就悄悄地杀了一口猪，准备送到红军游击队去。事情败露了，驻扎在郭家河的国民党反动派把晏妈妈捉了去，要她供出红军游击队隐蔽的地方来。红军游击队在哪里？晏妈妈当然很清楚。红军游击队经常回到潘家湾来，有时就在湾子里隐蔽，有时就隐蔽在湾子后面的鸡公山上。山上有许多大石洞。现在，游击队的战士们就正在那些大石洞里。愚蠢的敌人以为用皮鞭的抽打和烙铁的烧烫，就可以让晏妈妈出卖自己的子弟兵——红军战士。愚蠢的敌人永远也不能理解像晏妈妈这样看来很瘦弱的女人，为什么竟这样坚强！

这一天，几个凶恶的白匪，荷着枪，前拉后推地绑架着晏妈妈，回到潘家湾来，要她找到红军游击队。被打得负了重伤的晏妈妈，回到自己的潘家湾来，在那里，她那六岁的小女儿和三岁的小儿子，正在为怕失去妈妈而啼哭。她艰难地把受伤的身子挺起，高傲地昂起头，走过自己走过千百次的湾子前面的小路。这是最后一次走这条亲切的小路了，必须是这样走过去。

红军游击队在潘家湾北面的鸡公山上，可是晏妈妈却照直往湾子的西头走去，上到了花台崖上。晏妈妈站在花台崖上，向绿树遮盖的潘家湾，最后看了一眼；向怪石嶙峋的、游击队战士正在那里隐蔽的鸡公山，最后看了一眼；向遥远的丈夫和儿子正在那里作战的南方，最后看了一眼。她默默地向故乡、向亲人和战友告别。

“红军在哪里？党婆！”一个白匪用枪托捅了她后背一下。

晏妈妈大声地回答：

“你问红军在哪里吗？就在这里，在我的心里。”说着就从花台崖上跳了下去。

几个白匪都吓愣了，过了一会儿，他们才想起往崖下放了几枪。

花台崖离潘家湾不远，是个很陡峭的山崖。我站在崖下，很久很久。我哭了。

关于花台崖，我曾经写过一首题为《山崖》的小诗，结尾是：

山崖！你屹立的山崖！

我们村子的骄傲和光彩！

你头也不低，腰也不折，

任狂风吹，暴雨打，黑云压来。

英勇的女共产党员晏春山，所遗留下来的只是那只雕有一朵梅花的银耳环吗？不，我们的晏妈妈所留给人们的，是任狂风暴雨吹打也不低头折腰的形象。屹立的花台崖，便是她的形象的化身。一个女共产党员的形象，如同屹立在大别山群峰之间的花台崖，千年万载不可磨灭。

一九六四年

魂系太行

一九六五年，华山由中国作家协会调来河南省文联，就一头钻到太行山里去。之后，便陆续读到他在此期间写的《劈山太行侧》、《旱井世界》等报告文学。影响好像不如他写战争的名篇《鸡毛信》、《我们还要回来的》、《踏破辽河千里雪》、《英雄的十月》，和写建设的名篇《童话的时代》等。细想起来，也未见公平。

少年时，读他写战争的名篇；青年时，读他写建设的名篇。少年时虔诚。青年时狂热。反正对他的作品，我算得上一个崇拜者。我喜欢表现英雄主义的作品。他就是写英雄。刀刻斧凿力透纸背的语言艺术中，涌动着大时代的不同侧面的宏观形象，有一种震慑的力量，征服的力量。这涌动着的宏观形象，绝不大而空，绝不空泛，而是实实在在的，血肉丰满的。而且，作者的激情全都融进他所描绘的事件和人物中，成为完整的一体。这大约就是我为少年和青年时读他的作品的印象，也是之所以崇拜他的作品理由。华山不仅是时代的歌者，首先是一个时代的战士。

这也是我读他的作品所得出的印象。

到读《劈山太行侧》等报告文学时，我已人到中年，少年时的虔诚，青年时的狂热，已随着年岁和人生阅历的增长而减退。我们又同在一个创作组里。这时读他的作品，就自然地换上了副审视的挑剔的目光，且看你如今写得如何？我得老实承认，那读后感竟和少年和青年时读他的作品时一样，依旧使我折服和钦佩。但我绝不表露。我厌恶谄媚。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有人描绘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河南省文联里的我们这些人，都被迫回机关参加运动。开始也狂热过，日渐感到无聊和憋气，什么事也干不成。穷串门，穷聊天。华山单身住着三室一厅的“作家楼”的一套房间，他那里就成了串门聊天的一个据点。还备有烟，放方糖的红茶，有时还煮一锅羊肉汤。就是在这种穷聊中混得熟了，互相间成了可以无所戒备地说真话的朋友。

先是在城里，后来去农村斗批改。又拉回城里，又是穷聊。好不容易熬到一九七〇年年初，终致斗批散，河南省文联建制撤销，“一号通令”下来，我们这些人被限期赶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解脱感和失落感交集在一起，我把被抄家后所剩无多的书籍又按废纸处理了大部分，的确是想告别这个屡带来灾祸的文学了。收拾行装，准备随妻子单位的下放干部一起去南阳乡下。那时规定，总要随一个单位集体下放，便于互相监督吧。华山目标明确，依旧坚持回林县太行山里。他甚至兴致勃勃地固执地选定了出发的日子，五十周岁生日的那一天重上太行。我真猜不出他是“雄心壮志冲云天”呢，还是出于孩童似的天真，要图个吉祥如意。或许二者兼而有之吧。

当年初夏，竟有机会去北京办事。绕道林县去看他。胡家庄。里外两间高高的小小的房，粉刷得挺白，挺干净整洁。他胡

子头发连成一片，若是在神农架，就会被当成野人。恰与房子形成反差。可眼神特亮，精神气儿特足，话特稠，一言一举，都与在郑州时大不一样，透露着高兴劲儿，潇洒劲儿，就像蔫不唧唧的鱼儿又回到了水里，又活了，又游弋自如了。看着他这股劲头儿，我也高兴。炒豆腐。炒鸡蛋。他的手艺还真不错，不只是会煮羊肉汤啊。几月不见，特亲热。话说不完，就一起进城。他也早该去理发店当一回顾客了。然后，就沿着红旗渠时速四十到六十公里猛跑。他一路指点河山，仿佛介绍他那小屋里的陈设，烂熟于心又洋洋得意。这对他来说，分明是一种享受。我是第一次实地看到他在《劈山太行侧》里描绘的引漳入林气势磅礴的宏伟景象，只有瞠目咂舌的份儿。在一个什么工地的临时指挥部里休息时，他突然休克，眼和脸顿时失色，躺倒在那大工棚里的一张铺上，闭上黯然的眼睛，吐出三个字：“盐糖水……”真把我吓坏了。

认真地对待生活的念头虽早萌发，看了华山之后，才促使我下定了决心，这年秋季，我便举家由南阳郊区转移到伏牛山里。也想略有作为，认真地向山民学点东西。在伏牛山里，竟得了间八平方米的可以将不多的珍藏下来的书展开的小书房，夜深人静，在油灯下重读《旱井世界》，忍不住给在太行山里的华山写了封信，赞叹他的语言艺术，说读《旱井世界》，简直是在听一首铿锵有声节奏明快气势雄伟的曲子。大意就是如此吧。这是与他二十年来的交往中，惟一的一次向他夸他的作品。复信很快来，透露着高兴劲儿，但却避开了这本小书本身，说一些另外的高兴的事儿。

一九七三年，他与红线女结为伴侣，关系也转到广东去。还是常到林县来住，一年总有一半时间在太行山里度过。我也已从伏牛山里搬回郑州。他每次往返路过郑州时，常来家里小坐。他

肝硬化始终不愈，不喝酒，烟也早戒了，也不爱吃复杂的饭菜，就是吃包饺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我又曾两次去林县看他。他早忘掉了一九七〇年那次休克，并不接受教训，还是一起去红旗渠猛跑，这时就会发现他的脸上眼里都放射着异样的神采。我特乐意看见他这种内涵丰富的乐劲儿。一九七六年盛夏那次去红旗渠，那天冒着大雨，导致他感冒。他的乐劲儿为感冒折磨。我便也苦涩。

关于华山，我常有两个念头在脑际萦绕：一是企盼读到他的新作。他的生活的积累，感情的积累，思想的积累，是到了喷发的时刻了，该刀刻斧凿一番，刻出鸿篇，凿出巨制。一是担心他始终不愈的折磨着他的肝硬化。

一九七九年冬，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时，广东代表团和河南代表团同住在北京市委第四招待所，于是便能每天见到。觉察到他有点寂寞，极难看到在胡家庄、在红旗渠看到的那种高兴劲儿，潇洒劲儿，和那种内涵丰富的乐劲儿了。于是，我便担心他的肝病。

一九八一年冬，我去广州为《花城》写稿，华山也刚从山西太行山老区访问归来。又是太行山！那次我在广州住了一个月，与他有三次相聚，还同游了华南植物园与黄花岗。大约是刚从太行山里回来，那异样的神采依然在他脸上和眼里飞扬。他自己也说，正在一面治疗，一面整理战争时期的素材。于是，我便升起早日读到他的鸿篇巨制的希望。

终究还是被肝病击倒在病榻上了。

读《我当记者》，这篇在病榻上写就的他的生命的纪录，便又看到了刀刻斧凿的华山。记者，这不仅仅是他的职业，这是他的生命的方式。

读《青海罗衫》，这篇在病榻上口述的他的最后的散文，

我才真正懂得了这位杰出的散文作家对太行山何以那样情深，何以那样魂牵梦绕，也才真正懂得了华山。太行山，那是一个时代，浴血奋战夺取胜利的时代。华山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他既是时代的歌者，又是时代的战士。他为那个时代写了许多壮歌。我猜想，在他看来，必定以为那都是军旅之中的急就章。鸿篇巨制正在他的心头孕育。将喷发时，即被肝病击倒，他只能艰难地奉献出《青青海罗杉》这样一个浓缩的提纲来了——他的生命的最后的搏动。

我不敢想他在写他生命的最后这两篇作品时的艰难情景。我不敢想他当时的心情。他心里必定是燃烧着一团烈火的。

终究还是被肝病夺去了他的生命。

他的骨灰撒在太行山下漳河水里了。那水会流到红旗渠吗？会流过胡家庄那里外两间高高的小小的粉刷得挺白的挺干净的挺整洁的小屋吗？

华山的灵魂不会安息。他正在太行山下漳河水里做着他未尽的太行梦。

刀刻斧凿的杰出的散文家，为自己的六十五岁的生命所写下的最后一笔，也是：

刀刻！斧凿！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八日凌晨四时

怀念戴厚英

我面对你遇害的消息发愣。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敢想象那情景。

飞来横祸！横祸为什么要飞来降临到你这有着一颗真诚善良美丽心灵的女子头上？这太不公平。

一九八一年冬天的广州多么温暖啊。我们同在矿泉别墅写作，后来又陆续来了谌容和叶蔚林，我们都是花城出版社邀请来的客人。就是在那里，我们成了朋友。你虽在少女时就离开家乡安徽颖上去上海读大学，后来又长期留在上海工作，我还是从你的普通话里听到了乡音。没有见到你之前，我就从你的《人啊，人！》和《诗人之死》中结识了你。见到你，和我想象中的一样，我就特别地欣喜，有种特别亲切特别骄傲的感觉。你比我的小妹还要年轻五岁，我就叫你小戴。你是1938年出生，我就开玩笑说你是“三八式老干部”，就叫你“三八式”。不论叫你小戴或是“三八式”，你都高兴地答应。你原来住在前楼，因你住的房间要修理什么，就也搬到后院来，与住在后院的我们成了邻

居。你搬动时，正在头晕，大约是写《空中的足音》写得太劳累了。我帮你扛着那捆有相当重量的书。我很乐意帮你，觉得是在帮我的家乡小妹。成了邻居后，就更多走动，晚间休息时，你有时到我的房间小坐，抽支香烟喝杯清茶说一会儿话。我感觉你是将我当做家乡兄长信任着，这感觉非常的好。你向我述说你的处境你的心情，我就知道了你的孤独你的忧郁。你向我说起你正在大学读自然科学的女儿，你说要送女儿去美国留学深造，我就读到了你作为一个母亲的爱心。但你从未说及过那传说中的你在年轻时与诗人的那段传奇式的恋情。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你刻骨铭心地珍藏着，那是烙印在你灵魂上的与你灵魂同在的难忘伤痛。我也从来不问。我不敢触动你的伤痛。

在那个温暖冬天的广州，我也看到了你的欢快。

那个黎明，花城出版社请我们去吃早茶，范若丁领着我们四人先去不远处的另一家宾馆邀杨沫。我们步行在晨曦中，与我同走在后面的叶蔚林碰了碰我，笑着用嘴指了指你的脚步，我就看你的脚步。那脚步是轻快的富有弹性的，托着你挺直的身躯前行，就更清晰地听到你那中跟黑皮鞋敲击人行道水泥板块的清脆声响。我和叶蔚林会意地相视而笑，都为你的难得欢快高兴。杨沫正在客厅里等着我们，她的茶几上放着两包红牡丹牌香烟，还没等她让烟，我们就上前给抢了装在口袋里，惹得杨沫笑着说，你们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我们那时年轻吗？我记不起是你抢到了还是谌容抢到了，反正我是抢到了一包。

有一天我正在房间里写作，你打来电话，说是有位言甚同志找我，我不认识什么言甚同志，你很正经地在电话里解释说，言语的言，甚至的甚，言甚同志，你认识的。我还是糊涂，就听到电话里隐约传来谌容的笑声，这才知道是你们二位合谋的恶作剧。我很高兴，从这恶作剧中听到了你的好心情。

叶蔚林先回他的湖南了。相处一月，我也要回我的河南。你和谌容与我在送我去机场的汽车前握别，你们送别的话是笑着“批评”说我这一个月来的最大失误是没有发展你们入党。我又一次听到了你的好心情。

一九八四年春天的郑州多么温暖多么湿润。这年的春天，陈登科率领安徽作家访问团一行七十余人来河南访问，当时我正在河南省文联管事，我当然要热诚接待家乡作家们的来访。出乎我意料的是你也来了。我真是十分地惊喜，你说你回故乡正好赶上这次访问。由于你的到来，那个春天就格外地温馨。那天晚上有淅沥的春雨，在你们下榻的河南省委第三招待所为你们洗尘，饭后有电影招待会。后来听说中途你就回了房间，因为酒喝多了，头晕。我就后悔没有照顾好你。记得在广州时你是很能喝酒的，那次《羊城晚报》总编辑吴有恒请我们去吃饭，茅台酒注满了一支支高脚杯，对饮两次我就不胜酒力，之后碰杯我就请你和谌容代饮，看着你们一饮而尽，我真是敬佩。我以为你是很有酒量的。我不知道那是你对我的照顾。我怎么就没想到要照顾好你呢？你们去少林寺、洛阳等地游览参观，我大约是因为公务在身吧，竟没有陪你们去，我请张有德和省作协的同志去陪你们。后来看到游览时你们的合影，就后悔竟没有留下一张你的照片。那年在广州游览华南植物园、黄花岗，是因为你手头的写作放不下，你没有去，因此，广州的合影中也没有你。

安徽作家访问团大队人马返程，你留下，说要去郑州大学看望你在华东师大时的一位同学，顺便休息两日直接回上海。请你在省文联招待所住下，安排省作协的同志好生照顾你的起居。走的那天，请你在家里喝鸡汤为你饯行。送你到列车上，在启动的列车窗口告别，祝你一路平安。你说会平安的，你不会参与劫机。你说着笑着，说得幽默笑得灿烂。我就又听到了看到了你的